



學統卷之八

孝高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公所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秘

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  
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  
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  
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  
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  
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  
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  
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二

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  
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旣而命下以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  
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  
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  
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厚看詳國子  
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  
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六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

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四

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旣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哲宗諭

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五

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旣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

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書。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書，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登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六

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膽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

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  
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  
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  
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  
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  
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  
尤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  
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旣受命卽謁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七

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  
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  
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  
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  
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  
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意  
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  
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  
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

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  
衰。尚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  
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華門人進  
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  
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初。明道嘗謂  
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  
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先生旣歿。昔之  
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  
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  
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蓋先生之學  
以誠爲本。以敬爲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  
於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  
止也。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  
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微言精  
論。發揮聖賢之秘奧。則在語錄及易傳春秋傳等書。  
蓋其道大約與明道同。惜乎遭時不幸。未究所施。嗚  
乎。道之興與廢也。豈非天耶。而或者猶以執理不化。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八

爲先生病則大謬矣。涪人祠先生於北巖。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九

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王氏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爲何敢

說○這○樣○話○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並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䟽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

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錮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後弟子請益有及易書

者方命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

胡文定公言於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經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

學統

卷之人

正統

十一

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訕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

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一

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人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鄒氏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又曰：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免，而伊川所作行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三

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企。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又曰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又曰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非久於玩索者  
不能識其味

又曰伊川語親切

又曰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  
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問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  
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伊川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古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  
曰然

又曰今之想像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  
年又濟以寬平處

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  
之道爲可必行不徇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  
致天下如三代之盛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  
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  
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

然恁地

朱子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闕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爾况春秋大義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必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爾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五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朱子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

又曰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會

說過湖南正以爲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  
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  
端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又曰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  
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  
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爾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又云仁者天下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七

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  
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  
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  
則不能周流無窮矣某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  
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朱子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  
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  
這却是滯於一隅

問伊川荅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

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爾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黈纒荅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畧發。還只是未發。朱子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纒。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七

問伊川荅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在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

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六

問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朱子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云。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朱子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

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纔說知覺恐便是動曰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問伊川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朱子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九

問伊川云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也

又曰蘇季明嘗思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云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方有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朱子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朱子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朱子曰固是曰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二十

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曰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爲一事橫渠以爲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一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旣變易何以反能久朱子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

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不然。尋常未常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又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棄，事皆從他做去。」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十一

又曰：「伊川言心卽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

敬軒薛氏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整庵羅氏曰：「楊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

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爾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爲極致遂敢於自大耶夫以大舜之聖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

學統

卷之人

正統

三

通行者而可目之爲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爲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爲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耶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面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高景逸曰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人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己復禮

愚按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故凡聖狂賢愚之分吉凶理亂之界惟在一敬肆之間而已矣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爲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爲超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主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三

敬得力而當時東坡蘇氏則曰軾生平疾程頤之奸不假辭色又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夫程子而至目之奸此固不待辨不知敬之一言何所負於東坡而必欲打破而後愉快耶後世邪說倡異學熾猖狂恣肆波流雲擾聖門敬字直破碎於浮屠拳棒下矣卽如有明之季士大夫爲王氏之學者群居聚會膜拜誦金剛經譚指月錄依舊叅和孔孟號稱講學時人目之爲白蓮會至溫陵李氏則更削髮披緇裸體上座號曰現身說法開口便譏洛

閩笑程朱媢罵詆毀至不忍聞自以爲解脫三昧  
一切不礙而不知其得罪名教與異類同歸嗚呼  
不敬之害抑至於此惜不令坡仙輩見之近復有  
謂晦翁言伊川叅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爲洛學  
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  
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  
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嗚呼世俗匪人不  
憚厚誣前哲往往如此可爲三嘆

學統

卷之八 正統

五

學統卷之八終

學統卷之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先生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朱為新安著姓世有偉人韋齋公諱崧字喬年甫冠擢進士歷司助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行誼為學者所師因仕入閩以宋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溪之官舍先生自幼穎悟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一

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就傳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

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  
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  
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  
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  
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  
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  
誤之也夫口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  
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二

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彙  
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  
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  
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今之監  
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  
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  
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爾隆興元年  
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

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屬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譏毀。乃因先生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先生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

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  
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  
早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  
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  
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四

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  
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  
誓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  
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  
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  
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  
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  
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  
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

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先生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

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而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六

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八

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夔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

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九

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會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

朕亦見其跋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先生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

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朶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而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十一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

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袞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傳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

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古

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望乃除先生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上

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大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

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寧宗手  
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  
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  
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  
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  
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  
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  
不正而疑議生口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  
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左右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七

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  
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  
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  
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  
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  
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  
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  
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  
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

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未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端任已私，而陛下亦得

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勉寧宗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九

各得其理先生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大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

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二

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先生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

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寧宗。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畱。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徒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汝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論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吳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

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己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譚。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於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

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靖獻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於學官。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啟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二。楚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延平李氏與其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

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

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五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

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其穎悟絕人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

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克○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

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德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天

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調郵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克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弘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

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  
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繁  
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荅問之意使讀而味之  
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  
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  
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  
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  
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  
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无

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  
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  
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  
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  
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  
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  
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  
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  
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

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樂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竝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立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

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  
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  
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  
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  
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  
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  
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  
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  
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  
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  
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亦知慕其道。  
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  
勝數。先生旣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  
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  
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  
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  
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

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委○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

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端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

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龕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雷

又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克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則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

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

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做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做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齋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撲

弄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辭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

如響愈扣愈深。亶亶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爾。謂可輔轡。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爲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

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  
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  
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  
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  
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  
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  
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  
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  
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三

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  
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  
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  
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倣  
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  
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  
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  
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

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竝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早

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竝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宐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絀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闡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

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  
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  
物成觀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  
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  
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乎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  
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  
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  
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  
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  
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  
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  
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  
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揚尹張侯胡  
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皆無餘蘊矣然而絕之  
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  
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  
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

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倚其盛與嗚乎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

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又曰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又曰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又曰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又曰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聖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又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豁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

詩竝不會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又曰。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器

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又曰。四書經文集註。爲聖爲賢。皆由此入。惟讀者真知實得。乃有其效爾。

又曰。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又曰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又曰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又曰朱子解剝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爲精密

又曰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又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望

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又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又曰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又曰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晚年所感者深矣

又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又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為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又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巽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故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子之學者朱子也

又曰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又曰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又曰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又曰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意而無泛論

又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望

又曰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又曰千載而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又曰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鴟鴞得腐鼠而嚇鷓鴣也

又曰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與致知格物皆失程子之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又曰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又曰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物格之類皆本於程子

又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又曰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巽

又曰一時之強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具有可畏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又曰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又曰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羣姦得志終至僨國豈非後世之鑑

又曰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又曰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言性卽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又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又曰朱子荅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敬齋胡氏曰看來朱子只恁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吳

縮朱子直是豪氣

又曰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又曰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况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爾曠者所便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又曰朱子體段大約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英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整庵羅氏曰朱子年十五六卽有志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訛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消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於南軒往復論辨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千百人未必皆在今人之

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  
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  
朱○子○乎○何○傷○

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義○堯○諸○大○聖○之○道○  
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  
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又○曰○象○山○兄○弟○不○肯○濼○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  
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爲○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至

考○訂○釐○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  
容○於○世○曾○不○爲○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  
何○等○手○段○

又○曰○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  
遇○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  
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孔○子○依○乎○中○庸○  
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  
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  
詣○卽○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

高景逸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又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至

又曰：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爲萬世卽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又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訟爲行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又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又曰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筋佑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來若人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其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也

又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克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克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

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愚按：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朱子著述甚富，就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畜

中出於門人之紀述，不無一二出入而要，不害其全體。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之旨先後一揆。聖人復起，殆不能易矣。象山則曰：朱元晦誠泰山喬嶽，惜乎其未聞道也。夫朱子之道，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如象山之言，夫必如何而後謂之聞道耶？若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是聞道，恐去道益遠矣。嗚乎！此象山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象山之所謂聞，非吾之所謂聞也。而陽明答

羅整庵書有曰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嗷嗷於其間可哀也已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前而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乎若守仁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信如書言是陽明以朱子爲楊墨爲佛老而居然自比於孟軻韓愈矣嗚乎朱子而果楊墨佛老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五

耶○陽○明○而○果○孟○軻○韓○愈○耶○此○兒○童○之○見○狂○病○喪○心○之○語○不○足○深○辨○者○也○陽○明○騁○一○時○之○智○力○以○就○功○名○觀○其○所○豎○不○在○管○晏○之○下○載○籍○以○來○如○陽○明○者○亦○夥○矣○未○見○其○盡○攘○臂○仲○尼○之○庭○也○顧○乃○氣○驕○志○溢○妄○自○尊○大○拾○先○賢○之○口○唾○爲○秘○密○寶○藏○因○而○輕○肆○詆○毀○以○爲○名○高○以○熒○惑○狂○愚○之○耳○目○而○不○知○彼○之○所○持○以○傲○先○賢○者○固○先○賢○之○所○鄙○棄○而○不○屑○道○者○也○一○時○昏○昏○聾○聵○坐○受○其○欺○卽○號○稱○聰○明○才○智○之○士○間○亦○洞○察○其○爲○說○之○非○而○往○往○嗜○欲○動○於○中○

功利移於外遂亦不勝其好高欲速之私且又以爲既有一名高饒氣勢者爲之倡因不憚羣趨而爭附之猖狂怪誕日增月盛雖以陷溺人心克塞宇宙而不顧既乃知人心之不死公論之難勝則又變爲展轉回護之計作晚年定論以自解免若曰朱子晚年所見與我同也嗚乎同不同定不定姑置不論就如所云是前此未嘗實見朱之所以爲朱而遽乃吹吹焉加之詆誣其亦何辭於非聖之辜也耶嗚乎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粹

學統

卷之九 正統

壬

難滅熄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東魯之書悉化而爲西竺之典名爲孔氏六經實則禪家六籍矣苟非有真知定見鮮有不惑於其說者嗚乎誰實爲之誠不能不太息痛憾於斯人也

學統卷之九終

